佛說文殊尸利行經

隋天竺三藏豆那掘多譯　傷

我豆那掘多歸命大智海毗盧遮那
如來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
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皆
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三
明六通具八解脫慧心無导具足清
淨如是等五百比丘各於自房結加
趺坐身心寂靜三昧正受尒時文殊
尸利童真菩薩爲欲發起自身行法
令衆聞知獲大利故晨於晃起一二
次第遍觀諸房師見尊者舍利弗獨
處一房折伏其身結加趺坐入於三
昧尒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見如是
已亦不驚覺更詣諸處觀察餘房如
是展轉乃至晨朝日初出時[illegible]
時舍利弗等五百比丘皆已出定是
諸比丘及餘比丘諸方來者一切大
衆皆悉雲集尒時世尊即於此時從
坐而起平身正直從容徐步安詳而
行如師子王出於自房敷坐三一切大

衆左右圍遶敬念世尊不敢當前尒
時世尊處大衆中為無上首光顏巍
巍猶若金山乘大悲雲雨諸法雨尒
時文殊童真菩薩於大衆中問尊者
舍利弗作如是言我於向者遍觀諸
房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加趺坐折
伏其身汝時為當坐禪耶不耶尊者
舍利弗即答文殊尸利菩薩言我於
是時實坐禪耳尒時文殊菩薩即復
問於舍利弗言汝意云何為當欲令
有未斷者為除故坐禪耶欲令有已
斷者更除斷故坐禪耶為依過現未
來三世法故坐禪耶為依色想受行
識等五陰法故坐禪耶為依眼耳鼻
舌身意等諸根識故坐禪耶為依色
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法故坐禪耶為
依欲色无色界等三有法故坐禪耶
為依若內若外內外差別法故坐禪
耶為依若身若心若身心名色法故
坐禪耶如是等法我已問汝汝應速
答依何而坐禪乎尒時尊者舍利弗
即答文殊尸利言仁者我今現見諸
法樂行念不忘故而坐禪也文殊尸

利菩薩復更問於舍利弗言舍利弗
實有諸法可得現見樂行者念不忘
不舍利弗言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
法我實不見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
法我雖不見而佛世尊曾為聲聞
一切諸衆說寂定法如是法者我依行
之文殊尸利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
言何等諸法如來曾為諸聲聞衆說
是寂定汝依行也舍利弗言仁者文
殊者一比丘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
法而行略說乃至依心意等諸法如
行如彼行法是佛世尊為聲聞一切
諸衆說是寂定我依行也文殊尸利
豈真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汝言如
來曾為聲聞一切諸衆說彼三世乃
至心意我依行者是事不然何以故
即彼過去現無如來彼未來世現无
如來現在世无彼如來若如是者一
切諸法求如來身皆不可得汝今云
何作如是言我依過去未來現在諸
法而行唯舍利弗過去際未來現在
際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各各別異不
相為作無有處所亦無依住无所住

者無有依處而可得也復次舍利弗
若有人言過去未来現在於實際中
說有依處說无依處者當知彼輩誹
謗如来獲大重罪所以者何彼真實
際无憶無念亦无墮落無有形色无
有相狀而可得者唯舍利弗真實際中
過去未来現在諸法實不可得略說
乃至心意等法亦不可得離於實際
外無一法而可得者是故說言名之
為空空故无法無可顯說尒時尊者
舍利弗即問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
如来可不住於實際而說法耶文殊
尸利菩薩即荅尊者舍利弗言舍利
弗真實際中有何處所而使如来住
於實際說諸法乎舍利弗法本自无
云何如来住實際已說於諸法非但
無法如来亦无既無云何而言如来
住於真實際已說諸法耶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皆不可得如来亦尒實不
可得所說法體亦復如是時中不可
得非時中不可得時非時中亦不可
得如来復非在說時中不說時中可
得顯現所以者何舍利弗如来一切

大乘同性 [illegible] 張 爲

[illegible]

言語道斷無為无作無所安置尒時
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
文殊尸利如仁者所說誰於此處堪
為法器文殊尸利菩薩即荅尊者舍
利弗言舍利弗若有人能破壞世諦
亦復不當入於涅槃彼人於此堪為
法器若復能於過去諸法不證不說
未來諸法不證不說現在諸法不證
不說彼人於此堪為法器無煩惱見
及清淨見無有有為无為見者彼於
此說堪為法器若無有我亦无無我
於作行中不取不捨彼於此說堪為
法器如是人者雖能聽受亦不於是
所說法中取為決定了義說也尒時
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
若如人者所說於是義中云何修行
云何教住文殊尸利菩薩即語尊者
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是義中可有言
說可得問言云何教住於是義中既
无言說斷諸心行云何問言云何教
住尒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
菩薩言仁者文殊此義甚深於是義
中少有證知者少有受持者何以故

一切學人諸阿羅漢等於是地中猶
尚迷沒況諸凡夫豈能於是甚深義
中能知能了文殊尸利言舍利弗諸
阿羅漢於是義中無有地分所以阿
羅漢无有地分可得住者以無住故
名阿羅漢无得故名阿羅漢言語道
斷故名阿羅漢以言語道斷故所有
阿羅漢地分行者無有證處以无有
證處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以無
為法得名以不發故則名無為无有
作者亦無住處云何名阿羅漢有所
得地諸阿羅漢者不以名故名為阿
羅漢不以色故名為阿羅漢唯諸凡
夫於名色中妄作分別如是名色實
無分別諸阿羅漢皆如是知不生分
別是故諸阿羅漢不以名不以色名
為阿羅漢无有凡夫無有凡夫法無有
阿羅漢亦无阿羅漢法而可得者是
故阿羅漢不作分別以無作行故无
有行處無有作者即是寂定不作為
有者不作為无者不作為非有非無
者若无作無為是中不可得彼得遠
離一切有无心無行可得說言決定

正住沙門界中尒時文殊尸利童真
菩薩如是說時於大衆中有五百比
丘從坐而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
今已去更不須見文殊身亦復不須
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所有
文殊一切住處更莫趣向所以者何
云何文殊煩惱解脫一相說耶五百
比丘一時高聲唱是言已皆各背而
出衆而去復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佛
世尊自說法中歡喜樂學修行梵行
已云何今日忽聞如是弊惡法乎尒
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告文殊
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汝說是
法不欲令諸衆生輩決定了知如是
法耶文殊尸利菩薩言如是如是尊
者舍利弗言文殊尸利汝若如是者
何故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呰誹
謗仁者所說現於佛前高聲唱言不
須見文殊尸利亦不須聞文殊尸利
名是方亦須捨所有文殊一切住處
皆不須往唱是言已出衆而去尒時
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即歎尊者舍利
弗言善哉善哉汝舍利弗快能善說

彼諸比丘唱告之言何以故實無文
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殊不得者彼
亦不可見不可得聞如是彼方亦須
捨離所以者何所有文殊一切住處
是處及文殊皆無所有无所有者尚
不可親近亦可須捨尒時文殊尸利
菩薩如是說時五百比丘還來入衆
白文殊尸利言如仁者所說非為我
等云何能知仁者所說尒時文殊尸
利菩薩即歎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如
是如是如來世尊諸聲聞衆於是法
中應如是作莫須知之諸比丘於是
法中亦須如是作莫須知之亦非不
須知所以者何如是法者即是常住
亦名法界若常住法界者无憶無念
无憶無念者一切无證無不證无不
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
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為㝡
上得言應供者尒時文殊尸利童真
菩薩說是語時於彼五百比丘衆中
四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一
百比丘更增毀呰起誹謗心於現身
中生陷入於大地獄中尒時尊者舍

文殊尸利經　第八張　[illegible]

利弗即白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
殊尸利仁者何故不順衆生而説法
也今是一百比丘退失墮落尒時世尊
即告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莫作
是言所以者何舍利弗是一百比丘
若不聞是甚深法本者當知彼輩必
定墮大地獄中一劫受苦從地獄出
已然後方得人身人道以彼諸比丘
輩聞是法本甚深義故所有惡業重
罪應墮大地獄中一劫受者今日人
於大叫喚地獄之中一觸受已即得
上生兜率天中受諸天樂汝舍利弗
當知是諸比丘聞此法故遠除多罪
暫少輕受汝舍利弗當知是一百比
丘於彌勒菩薩下生成道初會説法
聲聞衆中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无
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身心煩
惱二餘俱盡是故舍利弗寧於是法
本修多羅中疑心聽受不用成就四
禪定心及四無量心亦復不用具足
成就四無色定心何以故雖復成就
如是法者若不聞是甚深法本於煩
惱中不得解脱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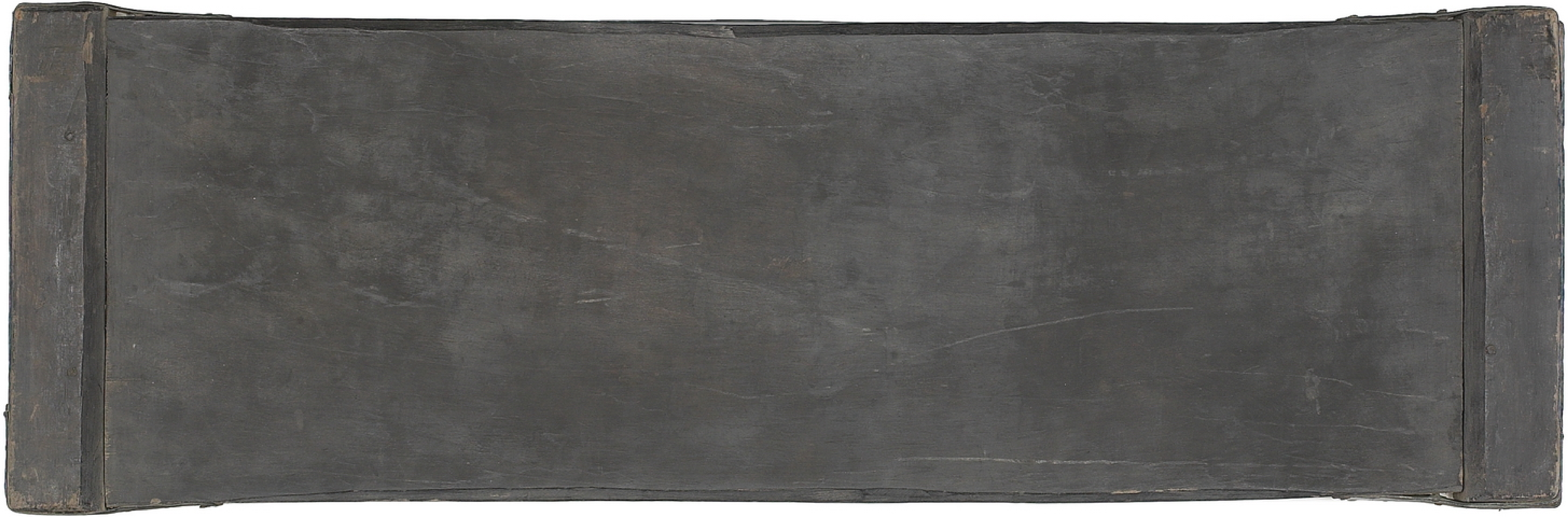
文殊利經 第九張 [illegible]

我聞此華說是法本尒時尊者舍利
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希有希有
文殊尸利乃能善說如是法本為欲
教化諸衆生故文殊尸利菩薩言舍
利弗真實際者不增不減法界不增
不減衆生界者亦无增減所以者何
如是等法但有言說無可得者彼不
為此此不為彼即自无自有何依處
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脫也何
以故所有法智無異處故非作非不
作若如是知名為已入涅槃者尒時
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如
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
際中无增無減法界衆生界亦无增
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尒時世尊說
是語已為欲重明真實義故復以此
偈而說頌曰

過現未來法　唯語无真實　彼若於實處
一相無差別　若无相分別　是即有真相
無相无分別　分別亦無相　若不作分別
不了別涅槃　是二皆魔事　智者應當知
陰界諸入中　我雖名字說　无生名字者
彼二還一相　起心正分別　彼即成邪念

妙智無分別 以有空行故 分別有思量
無分別无忍 了別即是相 不了得涅槃
若能如是知 名為大智者 是故盡智者
得智无分別 智能說安智 智說還自空
是中能忍者 是名為大智 假使滿三千
七寶持用施 忍信是法者 其福為最上
假使億劫中 施戒忍精進 通辯成就福
不比持是經 若持是經者 至真等即說
是經功德力 彼悉當成佛
尒時世尊說是法本偈多羅偈時一
万雜類衆生遠塵離垢得清淨法眼
五百比丘於无漏法中心得解脫八
万欲界天子未發心者皆得發心向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尒時即
授彼記皆於星宿劫中得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皆同一号名曰法開
華如来至真等正覺佛說是經已文
殊尸利童子尊者舍利弗等五百比
丘天龍八部諸鬼神等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佛說文殊尸利經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文殊尸利經 第十二張 若 [illegible]